



吳健雄誕辰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Chien-Shiung Wu

女中豪傑 華人楷模 物理精英
“東方居里夫人”吳健雄誕辰 100 周年紀念活動系列報道

伊利華報駐中國特約記者 著名作家冰凌特別推薦



紫薇樹下的永恆追憶

她是卓越的世界公民，和一個永遠的中國人。——吳健雄墓誌銘

“紫薇花悄然綻放，那是您，美麗的延續，永恆的化身。歲月的腳步永不停止，可是，在我們的心中，盛開着一朵永不凋謝的花朵。健雄奶奶，您是我們永遠的驕傲！”2月16日，在紀錄片《吳健雄》開拍儀式上，明德初級中學的學生發出了對吳健雄由衷的禮贊。

和煦的春風染綠了明德初級中學校園。紫薇樹下，90多年前，一個叫薇薇的女孩曾在這裏，用稚氣的嗓音頌讀着經典名篇，直至成長為世界級頂尖實驗物理學家；如今她在夫君的陪伴下長眠于此，守望着後輩們成長、成才，吳健雄已成為太倉兒女的驕傲和永恆追憶。

吳健雄 1912 年 5 月 31 日出生在太倉市瀏河鎮，1929 年以蘇州女師第一名的成績獲準保送國立中央大學。1930 年，她入中央大學數學系，一年後轉入物理系；1934 年畢業，先後在浙江大學、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1936 年進入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1940 年獲物理學博士學位，之後從事物理學研究工作。1956 年，她曾用衰變實驗驗證了楊振寧、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恆矢量流理論”，使兩人獲得 1957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吳健雄被美國物理學會宣佈為“最偉大的實驗物理學家”。吳健雄先後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尼克松、卡特、里根和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的接見。1975 年，她曾任美國物理學會第一任女性會長，同年獲得總統福特在白宫授予她的國家科學勳章，這是美國最高科學榮譽，1978 年她在以色列獲得沃爾夫獎。吳健雄受聘為南京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校的名譽教授，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1997 年 2 月 16 日因心臟病在紐約逝世。

曾任明德學校校長的陸坤龍是送吳健雄最後一程的親歷者之一。他說，對於太倉，吳健雄是個傳奇——從一個鄉下女孩，最終由於在實驗物理學界的杰出成就，而被公認為世界最杰出的物理學家之一、“世界物理女王”、“物理學第一夫人”、“中國的居里夫人”。成就歸于吳健雄，榮耀屬於全太倉。

對吳健雄有着長期研究的東南大學吳健雄紀念館館長肖太桃，則總結出吳健雄身上所具備的“科學精神、家國情懷”。他說，吳健雄長期從事實驗室工作，做實驗既細緻、又嚴謹，從不滿足于已有的成果，總是在不斷追求，不斷創新。作為杰出的科學家，她的身上“求是、創新”科學精神光芒四射。從 1973 年第一次回國起，用私人積蓄設立了“紐約吳仲裔獎學金基金會”，1995 年贈送給明德學校 30 台電腦……她捐給明德學校的資金達到 500 萬元以上，作為一個炎黃子孫，她的身上又閃現着“愛國、致善”的家國情懷。

斯人已遠，追憶永恆。星座從這裏升起，朝夕仰望健雄的，是不老的紫薇樹；星座在這里落下，永遠陪伴健雄的，除了紫薇，還有家鄉孜孜以求的兒女們。

“您用自己熾熱的中國心，譜寫了震撼人心的華彩篇章，我們將義無反顧，為您我的家鄉再添驕傲和榮光！”學生們充滿激情的表達，在紫薇園久久地回蕩着。

“東方居里夫人”從太倉走出

做學問就得認真學習，認準目標，堅決向前走，沒有捷徑，也不能遇難而退，半途而廢。——吳健雄

跨出國門，遠在異鄉的半個多世紀里，吳健雄全身心投入物理實驗，對現代核物理學，特別是在原子核 β 衰變實驗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榮獲代表美國理工界最高榮譽的蒲平紀念獎章，閃耀着中華兒女對人類作出杰出貢獻的光芒。吳健雄何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在日前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太倉市作協主席凌鼎年說，這與太倉歷來崇文重教分不開。東南大學吳健雄紀念館館長肖太桃說，這是吳健雄勤奮、聰慧和堅持的最好回報。而吳健雄曾說過，“我只是把別人花在閒談、跳舞和約會上的時間用在學習上罷了。”

科學巨匠植入崇文重教的基因

太倉文化底蘊厚實，歷代人才輩出，有崇文重教的傳統。吳健雄的父親吳仲裔十分重視教育，還創建了明德學校，讓家鄉的子弟接受現代教育。不僅如此，他更是突破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規，讓女孩子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吳健雄幼年的成長和發展，無疑受到了她父親最大的影響。她成年後回憶起自己的童年時說那是一段“美好而快樂的生活”，她和她的兄弟三人看了許多書，而這都是因為父親的緣故。吳仲裔還不時將當時上海《申報》上刊載的一些科學

趣聞，念給識字不多的吳健雄聽。這或許就是植人吳健雄心田第一顆科學的種子。

只有肥沃的土壤才能長出壯實的莊稼。“東方居里夫人”吳健雄正是從文化底蘊深厚的太倉走出。太倉先後走出了 11 名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演繹着人才輩出的神奇。

在追求科學的道路上享受快樂

著名物理學家塞格瑞評價吳健雄說，她的意志力和對工作的投入，使人聯想到居里夫人，但她更加入世、優雅和智慧。

對吳健雄頗有研究的肖太桃介紹說，1930 年，吳健雄進入當時的中央大學，攻讀數學專業。在求知慾的驅動下，她翻閱了一些有關 X 光、電子、放射性、相對論等方面的書籍。她的一位在南京任職的叔父，星期天想接她到郊外散散心，可每次載走的總是她的同學。

吳健雄到美國後從事實驗工作，人們贊賞她的工作“精確而細緻”。1956 年，得悉楊振寧、李政道的新理論迫切需要驗證時，吳健雄立即來到華盛頓的國家標準局，進行了幾個月複雜、困難、緊張的實驗。吳健雄幾乎日日夜夜都鑽在實驗室里，餓了啃個麵包，渴了喝杯牛奶，每天睡眠只有 4 個小時。吳健雄傾注了自己全部精力和智慧，終於精確地為科學驗證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並不守恆取得了圓滿的實驗結果，使得楊振寧、李政道兩位博士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當許多科學家為她沒能獲獎而感到遺憾時，吳健雄卻說：“在得出實驗結果時的愉快就是對我們在科學上付出艱苦勞動的最高報酬。”

這就是吳健雄，一位從太倉土地上昇騰而起的科學巨星！



關注家鄉教育死而後已

中國農民佔全國不下百分之八十五，這許多學生也是將來的棟樑，我們要重視他們，關懷他們，協助他們發展。——吳健雄

每當晨輝四灑，“明德科技樓”幾個大字便迎着朝陽熠熠生輝，朗朗的讀書聲隨風飄來，是那樣的悅耳動聽。漫步在校園里，聞着花香，那還是一百年前紫薇的味道；而平添的諾貝爾將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李哲遠題寫的樓名，則是吳健雄為這所百年學校帶來的榮耀。走進瀏河明德初級中學，處處看到健雄留下的印迹：睿智雍容的塑像，她與丈夫袁家驛長眠的墓園，捐建的大樓和風雨操場，還有伴着她成長的百年紫薇……

3 月 2 日，當記者懷着敬意在明德初級中學瞻仰吳健雄事迹時，明德學校原校長陸坤龍介紹說，這所學校追根溯源是吳健雄父親吳仲裔于 1913 年創辦的，也是吳健雄幼年就讀的母校。她對明德學校一往情深、關懷備至、鞠躬盡瘁，也正是在她的關心支持下，明德學校才有了這樣的輝煌。

從 1973 年起，吳健雄不顧年屆高齡，先後六次回國，為母校題詞；為風雨操場剪綵；設立以其父親為名的太倉市吳仲裔獎學金基金會；建造吳健雄實驗室；建造教工宿舍；還把一生節約下來的 500 多萬元捐給了母校，而他們自己的生活卻十分簡樸。原明德高中的教務主任焦桐說：“在我面前，放着兩張照片，一張是袁家驛博士含着淚花在明德計算機中心捐贈儀式上宣讀吳健雄教授的致詞；一張是袁博士請喬國瑜女士拼接的舊睡褲。我凝視眼前兩張照片，視線模糊了。”

明德高級中學退休教師余非常還清楚地記得，1984 年吳健雄回到家鄉；四年之後，吳健雄不顧手術後的不適，再次回到瀏河老家。在她的大力倡導和市政府的支持下，組建成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一貫制的明德學校，並成立了由時任江蘇省委書記陳煥友等各界知名人士組成

的學校董事會。吳健雄則欣然題詞：“明德學校，前途無量。”

1997 年 2 月 16 日，一代物理女杰與世長辭，家鄉人民痛悼巨星隕落的同時，更感念訃告中的一段話，為她關注家鄉教育直至死而後已的精神而淚灑前襟。現在，明德樓里的一張照片上依然能夠辨識出這段話：“遵從吳健雄女士一貫簡樸的作風，親朋好友請免送花圈，您可以將買花圈的心意代之于向吳健雄女士身前所創立的吳仲裔教育基金會的捐贈，以表示我們對吳健雄女士數年如一日孜孜不倦關心中國教育事業的崇高敬意。”肖太桃說，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等都因吳健雄而為明德學校題詞，這也使明德學校成為中國中學里最“牛”的一個了。太倉應該為擁有這樣一位優秀兒女而感到自豪和驕傲。

健雄精神燈塔永耀太倉

厚德載物，積健為雄。——李政道

吳健雄，一位走出太倉、影響世界的杰出實驗物理學家，到今天已經誕辰 100 周年了。在吳健雄的出生地太倉，陸續推出了拍攝紀錄片《吳健雄》和“弘揚健雄科學精神，做一個有道德的人”主題教育等一系列活動，5 月 31 日將舉辦吳健雄誕辰 100 周年紀念活動，包括吳健雄大型銅像落成典禮、吳健雄陳列館開館儀式、吳健雄誕辰 100 周年紀念大會、“現代科技、大學教育、社會發展”國際研討會等等，來紀念這位偉人。回顧她的一生，無論是風華正茂，還是英氣勃發，抑或是雍容慈祥，世人看到的是她對科學真理的無盡追求，對物理世界的無限迷戀；我們更感



受到她對生養她的土地的無私回饋，對家鄉子弟的博大關懷。

厚德載物，積健為雄。緬懷吳健雄，就是要總結她不懈追求的精神。

李政道在深切悼念吳健雄先生逝世的紀念文章《厚德載物，積健為雄》中向我們深情回憶了吳健雄證明宇稱不守恆實驗的如煙往事。“1956 年早春的一天，我去健雄的實驗室，向她介紹了高能物理中 K 介子的‘τ-θ 之謎’，同時也講了一下可能是因為宇稱不守恆。假如宇稱不守恆，β 衰變中一定也可以做出結果來。”李政道回憶道，“她認為，作為一個實驗物理學家，去完成這樣一個從沒有人試過的困難實驗是一個‘黃金的機會’和挑戰。”為此，她退掉了早已買好的去日內瓦和遠東的船票。這是一種怎樣的追求科學真理的精神！華裔作家李·伊得遜對吳博士推崇備至：“她經過了不知多少次艱辛而複雜的實驗，方使楊、李二位在理論上的突破，獲得了實驗上的證明。”

愛因斯坦在居里夫人過世後曾寫過這樣的一段話：“一旦她認定了一條路是正確的，她就堅決地走，決不改變。”李政道認為，我們把愛因斯坦稱讚居里夫人的話，用在她身上，是再恰當不過的了。這既是對吳健雄追求科學真理的真實寫照，也是對她的高度評價。

身在國外，心懷中華。紀念吳健雄，就是要光大她推己及人的情懷。

吳健雄走了，但是學習吳健雄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為什麼吳健雄在太倉獲得如此持續的紀念？因為她的身上不僅體現着不懈追求的科學精神，更展現着“身在國外，心懷中華”的家國情懷。

1989 年，吳健雄致信東南大學譚瑛教授等，深情地說：“中國農民佔全國不下百分之八十五，這許多學生也是將來的棟樑，我們要重視他們，關懷他們，協助他們發展，感激之至。我身在國外，心懷中華。”感人肺腑的言語之中是她推己及人、造福桑梓的高尚情懷。

不僅如此，吳健雄還拿出了實實在在的行

動來關懷資助這些“將來的棟樑”：用自己的畢生積蓄，在紐約設立了“吳仲裔獎學金基金會”用來獎勵明德學校優秀學生和教師，並捐資 500 多萬元人民幣為學校增建樓捨，添購教學設備；更是五次遠涉重洋，親臨明德學校指導工作，為明德學校的發展壯大和辦出特色殫精竭慮。

在浩瀚的星空，有一顆名叫“吳健雄星”的小行星，那是 1990 年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命名的。吳健雄以其對物理學的杰出貢獻，贏得了全世界的贊譽，最終將自己的名字留在了永恆的星空。如今，紫薇樹下，吳健雄在夫君袁家驛的陪伴下長眠于明德初中，而她的精神正如燈塔矗立在太倉的大地上，照耀着後輩子弟向着科學的高地奮力拼搏，鼓舞着太倉兒女為把家鄉建設得更加美好闊步前行。

來自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

如果沒有父親的鼓勵，現在我可能在中國某地的小學教書。父親教我做人要做“大我”，而非“小我”。——吳健雄

在明德初中校園的西北一隅，兩層小樓明德樓並不起眼，上世紀 80 年代初落成的這幢樓，牆體有些斑駁。這是為紀念吳健雄的父親吳仲裔而建造的，在這幢樓的東邊有座紫薇閣。

瀏河鎮是吳健雄的家鄉，如今要尋訪她童年的足跡，除了明德學校外，很難找到確切的地點。根據王鑒清的《瀏河鎮志》記載，吳仲裔生於瀏河鎮廟前街（現新東街）的書香門第處。也就是說，吳健雄的家應該在瀏河鎮新東街。然而，故居早已不復存在，吳健雄回到瀏河時，都是住在紫薇閣。

紫薇閣緊依紫薇樹而建，紫薇樹承載着太多有關吳健雄的故事。

明德初中的老師介紹說，紫薇樹是吳仲裔所種，和吳健雄同齡。或許是吳仲裔先生對紫薇樹情有獨鍾，他為吳健雄起了“薇薇”這一乳名。瀏河鎮的老人們說，那時都喜歡給女孩子起疊音的小名兒。不過，吳仲裔給心愛的女兒取正名為“健雄”，這是一個非常男性化的名字，反映出他的價值導向和對女兒的期望目標。

吳健雄生前也曾多個場合表達過這樣的觀點，“父親，是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人。”她說，“如果沒有父親的鼓勵，現在我可能在中國某地的小學教書。父親教我做人要做‘大我’，而非‘小我’。”

父親的言行，對吳健雄帶來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在吳健雄看來，父親籌建“明德女子職業補習學校”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吳健雄 7 歲時便在明德學校接受啟蒙教育。

學者凌鼎年認為，吳仲裔開設女子學校，在當地也是開風氣之先的事情。而根據史料記載，明德學校課堂設計也有新意，除開設弘揚中華文化的《論語》、《古文觀止》外，還增設數學、注音符號等新興學科，研習縫紉、刺繡和園藝等。

吳健雄童年時代的教育，並非都來自明德學校。採訪中，很多對吳健雄生平有過研究的人都表示，吳健雄自小就顯出驚人的記憶力，對算術的理解力則更強。聰明的吳健雄更是得到了父親鍾愛，吳仲裔有意識地對她加以引導。

吳仲裔為了將外面的神奇世界帶給吳健雄，親自動手安裝了一台礦石收音機。一個小方盒子，里面不僅會說話，還會唱歌，收音機里告訴她各種各樣的事情，令幼小的健雄神往。“爸爸，這個小盒子怎么那么有本事？”小健雄問。吳仲裔呵呵笑了，就慢慢講解最簡單的無線電方面的知識給她聽。

正是在父親的引領下，幼小的吳健雄逐步培養起對自然科學的濃厚興趣。

廢寢忘食沉浸在科研之中

教師的率先垂范，學生的勤奮學習，為我們打下了紮實的知識基礎。——吳健雄

在東南大學吳健雄學院，今年即將畢業的學生翟晨曦對母校表現出深沉的眷戀和感激之情。下個學期，翟晨曦將赴香港中文大學深造。他說，吳健雄刻苦求學、勇于實踐的治學精神和吳健雄學院培養學生國際化視野的做法，使他四年來收穫頗豐。

作為東南大學吳健雄學院的一名學生，翟晨曦和他的同學們對吳健雄在求學時代的故事瞭解了不少。“吳健雄在當年的中大求學時，對她最為愛護的叔父吳琢之，假日經常開車來接她和同學出去逛逛，吳健雄多數時候推辭不去，而是留在學校唸書。”

江才健的《物理科學的第一夫人吳健雄》中就道，“吳健雄到了物理研究所……朝夕埋首于暗室中，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吳健雄不但經常連吃飯也忘記，等大家來找她，才由暗室摸索出來，揉着眼睛，報大家以微笑，甚至星期天也是這樣工作的。”